



**HAL**  
open science

## 云南省丽江市永宁区域摩梭话中濒临消失的声调与音位

Alexis Michaud, Dashi Latami

► **To cite this version:**

Alexis Michaud, Dashi Latami. 云南省丽江市永宁区域摩梭话中濒临消失的声调与音位. *Lijiang Minzu Yanjiu* 丽江民族研究, 2010, 4, pp.344-355. <halshs-00543173v2>

**HAL Id: halshs-00543173**

**<https://shs.hal.science/halshs-00543173v2>**

Submitted on 31 Dec 2010

HAL is a multi-disciplinary open access archive for the deposit and dissem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documents, whether they are published or not. The documents may come from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France or abroad, or from public or private research centers.

L'archive ouverte pluridisciplinaire HAL, est destinée au dépôt et à la diffusion de documents scientifiques de niveau recherche, publiés ou non, émana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français ou étrangers, des laboratoires publics ou privés.

出版前版本。本文已出版于：《丽江民族研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民族文化研究所编；主编：张波，344-355页。

## 云南省丽江市永宁区域摩梭话中濒临消失的声调与音位

Alexis Michaud (米可)<sup>1</sup>

拉他咪·达石<sup>2</sup>

提要：

本文描述永宁摩梭话中濒临消失的声调与音位。永宁摩梭话中的一些特征，若它们在当地汉语方言(西南官话)与汉语普通话中不存在，那么这些特征就有濒临消失的趋势。本文作者在不同语言程度的摩梭人群中进行了调查比较。第一节描述声调：摩梭话的声调系统很丰富，并且其中几个重要特征正是濒临消失的典型例子。第二节描述音位：声母与韵母。通过这些分析，将能进一步了解今天该语言音位系统已渐趋简化的具体情况。

关键词：永宁摩梭话(永宁纳语)，声调，音位对立，濒临消失的对立，同年龄段

### 前言

本文描述有关永宁摩梭话(也被称为永宁纳语，纳西语东部方言永宁土语等)中濒临消失的声调与音位。永宁位于云南与四川的界限(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永宁乡)。永宁摩梭话属于汉藏语系，它的名称包括“永宁纳语”与“纳西语东部方言”，这里按照云南省政府确定的族群称呼“摩梭”将此语言称为“永宁摩梭话”。

关于摩梭人(纳人)的人类学、历史、民族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著作相当丰富：可参考郭大烈、和志武的作品<sup>①</sup>，拉他咪·达石主编的论文集<sup>②</sup>以及国外学者的一些作品<sup>③</sup>。语言学研究方面，可以参考李丽(Liberty Lidz)的博士论文<sup>④</sup>及米可与向柏霖的两篇有关音位，声调与语音历史的论文<sup>⑤</sup>。

永宁坝是周边各少数民族集会地。永宁市场至今对当地经济还起着重要作用，如周围彝族、普米族等经常来永宁做买卖<sup>⑥</sup>。摩梭话虽受到其它语言的影响，但相对而言，永宁还是属于较单纯的摩梭话地区：因从元朝直至解放前期，永宁土司一直为摩梭人(纳人)，所以摩梭话在永宁占重要地位。至解放前，以普米语或其它语言为母语的族群都必须学习摩梭话，而摩梭人多半却不是双语者。所以较其它方言地区，永宁摩梭话受其它语言的影响应算是相当少<sup>⑦</sup>。

在今日永宁，语言转用现象(从摩梭话到汉语)非常明显<sup>⑧</sup>。本文所列举的是永宁坝平静村(扎美寺附近)的摩梭话。

摩梭音位对立的濒临消失有两种基本条件：

- (i) 在西南官话、普通话中都没有此对立，
- (ii) 此对立的功能负荷量不高。

<sup>1</sup>作者介绍：米可，男，法国科学院(CNRS)口传语言与文化研究所(LACITO)研究员，语言学博士，语音学、音系学专家。国际语音学协会会员，任众多国际语言学杂志的审稿专家。

[alexis.michaud@vjf.cnrs.fr](mailto:alexis.michaud@vjf.cnrs.fr)

<sup>2</sup>作者介绍：拉他咪·达石，男，摩梭人，云南省社科院宁蒗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主要从事滇川藏区域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叠层、变迁的文化人类学研究。[latami32@hotmail.com](mailto:latami32@hotmail.com)

本文所参考的资料于 2006-2009 年间收集，共去了四次。此文参考了五位摩梭合作对象的资料，分属于三代人：F4 是一位出生于 1950 年的女士、F5 是 F4 的媳妇、F6 是 F5 的一个侄女，M21 是一位出生于 1945 年的先生，M23 是他的女儿（调查时的年龄：35 岁）<sup>⑨</sup>。上述对象可以划分为三个语言能力组：

- (i) “摩梭话言能力完整”，仅包括六十岁以上，没有长期外地生活经历的人士。
- (ii) “双语能力”，年龄一般处于二十岁与六十岁之间的人士<sup>⑩</sup>。
- (iii) “语言能力残缺”的年轻人，汉语能力明显比摩梭话能力高。

因为摩梭话的声调系统很丰富，且其中几个重要特征正是濒临消失的典型例子，所以本文首先在第一节较详细地讨论声调。其后第二节讨论声母与韵母。

## 1. 声调

### 1.1. 摩梭话声调系统的结构

永宁摩梭话的声调在语音表现方面较简单，在音系学方面却比较复杂。有学者曾指出，永宁纳语（摩梭话）的变调现象有一部分跟语法有关<sup>11</sup>。声调变化在摩梭话语法中确实起重要的作用。因为此现象较为复杂，所以本节中在所难免地采用了一些相当复杂的理论。本文首先介绍摩梭话声调系统总的结构，再论述这一结构在汉语影响下所正在走向的趋势。

永宁摩梭话有三种平调（level tones），即：高 H(igh)、中 M(id)、与低 L(ow)。一个音系短语（phonological phrase）的末尾音节可以有一个平调，H、M 或 L，也可出现一个由两个平调组成的声调：LM 或 MH。

表 1、2 分别介绍单音节词与双音节词的词汇调（lexical tones）<sup>12</sup>。应特别注意：在语法等方面很接近的方言通常在声调系统方面会有相当大的区别（如：汉语普通话与西南官话很接近，但它们的声调语音价值很不一样），所以应记得，本文介绍的永宁摩梭话声调系统与落水、左所、拉伯等地的方言会有相当大的区别。

此处将声调注在词右上角，如[bu<sup>L</sup>M] ‘猪’的声母为/b/，韵母为/u/，声调为/LM/。<sup>13</sup>

摩梭话声调与汉语声调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摩梭话中，一个词单独的发音不完全能反映它的调类。如：la<sup>M</sup> ‘老虎’，k<sup>h</sup>y<sup>L</sup> ‘狗’，z<sup>wæ</sup><sup>HL</sup> ‘马’的声调不同，但单独发音时，它们都有一个简单的 M 平调。换言之：M、L 与#H 这三种调类在单独发音时经过中和化（neutralization）。所以表 1 除了注明单独发音以外还注明单词后加所有格（possessive）助词[by]时的声调，也注明了单词在句子（1）中所载的声调。所有格助词[by]本身无声调。句子（1）中的连系动词（copula）却有一个词汇调（lexical tone），即低调：/ŋi<sup>L</sup>/。

- (1) [tʂ<sup>h</sup>u<sup>M</sup> \_\_\_\_\_ ŋi] ‘这是 \_\_\_\_\_。’  
指示代词 （单词） 连系动词

在句子（1）中，我们不标示连系动词[ŋi]的声调，因为这个连系动词的声调是根据前面的词而发生变化的：见表 1。

此处用符号‘+’来表示名词与后加虚词的界限。如：表 1 中供给关于调类/LM/的信息为：单独发音的声调为 LM，加所有格助词或连系动词的声调为 L+M。以‘猪’这个词为例：[bu<sup>L</sup>M] ‘猪’，[bu<sup>L</sup>ŋi<sup>M</sup>] ‘……是猪’，与[bu<sup>L</sup>bɣ<sup>M</sup>] ‘猪的……’。

句子（1）中指示代词<sup>M</sup>[s<sup>h</sup>u]的声调不发生变化，所以表 1 中不需要标示它的声调。

表 1. 摩梭话单音节词的声调：单独发音；加所有格助词时的情况；加连系动词时的情况。

例词	声调	单独发音	+所有格助词	+连系动词	
la <sup>M</sup>	‘老虎’	M	M	<b>M+M</b>	<b>M+L</b>
k <sup>h</sup> ɣ <sup>L</sup>	‘狗’	L	M	<b>L+M</b>	<b>L+LM</b>
zɿwæ <sup>#H</sup>	‘马’	#H	M	<b>M+M</b>	<b>M+H</b>
hwɣ <sup>MH</sup>	‘猫’	MH	MH	<b>M+H</b>	<b>M+H</b>
bu <sup>LM</sup>	‘猪’	LM	LM	<b>L+M</b>	<b>L+M</b>

在世界的语言中，这种情况，即：不同声调在单独发音中的中立化（neutralization；汉语也称为“中和化”）是相当普遍的。日语东京方言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汉藏语系中也有类似例子，如：普米语，木里水田话等<sup>14</sup>。

摩梭人在学习汉语的过程当中要掌握不一样的声调规则：在汉语中，除了“轻音”（如：‘蚊子’中的‘子’失去了其独立的声调）与少量的声调变化以外（如：三声+三声变成二声+三声），每个音节有其独立的声调，而句子中的调类与单独发音的调类是一样的。汉语官话偏向“字调”类型：“字调”系统中，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声调不起语法作用（我们所知的最典型例子是越南语）。在汉语影响下，摩梭话很可能会向“字调”系统发展。由此可以推测，在现代环境中，如表 2 所介绍的复杂变调现象就将濒临消失。

表 2. 摩梭话双音节词的声调类型。粗横线区别了与单音节词调类对应的五种调类（在粗线之上）与其它六种调类。“美元”符号（\$）代表一个音系短语（phonological phrase）的结束。“加”号（+）代表名词与其后虚词的界限。

声调：单 词的调值	声调：音 系调类 （词汇层 次调）	+所有格 助词	+连系动 词	例子		
				音系分析	单词发音	词义
[M.M]	M	<b>M.M+M</b>	<b>M.M+L</b>	/ʰi.mi <sup>M</sup> /	[ʰi <sup>M</sup> mi <sup>M</sup> ]	‘月亮’
[L.LM]	L	<b>L.L+M</b>	<b>L.L+M</b>	/k <sup>h</sup> ɿ.mi <sup>L</sup> /	[k <sup>h</sup> ɿ <sup>L</sup> mi <sup>LM</sup> ]	‘母狗’
[M.M]	#H	<b>M.M+M</b>	<b>M.M+H</b>	/ŋi.mi <sup>#H</sup> /	[ŋi <sup>M</sup> mi <sup>M</sup> ]	‘太阳’
[M.MH]	MH#	<b>M.M+H</b>	<b>M.M+H</b>	/hwɿ.li <sup>MH#</sup> /	[hwɿ <sup>M</sup> li <sup>MH</sup> ]	‘猫’
[L.M]	LM	<b>L.M+M</b>	<b>L.M+L</b>	/bu.mi <sup>LM</sup> /	[bu <sup>L</sup> mi <sup>M</sup> ]	‘母猪’
[L.M]	LML	<b>L.M+L</b>	<b>L.M+L</b>	/bu.ʰa <sup>LML</sup> /	[bu <sup>L</sup> ʰa <sup>M</sup> ]	‘公猪’
[M.H]	H\$	<b>M.M+M</b>	<b>M.M+H</b>	/hwɿ.mi <sup>H\$</sup> /	[hwɿ <sup>M</sup> mi <sup>H</sup> ]	‘母猫’
[L.M]	LM+#H	<b>L.M+M</b>	<b>L.M+H</b>	/na.hi <sup>LM+#H</sup> /	[na <sup>L</sup> hi <sup>M</sup> ]	‘纳西’
[L.MH]	L+MH	<b>L.M+H</b>	<b>L.M+H</b>	/i.tʂæ <sup>L+MH</sup> /	[i <sup>L</sup> tʂæ <sup>MH</sup> ]	‘腰部’
[M.L]	ML / L#	<b>M.L+L</b>	<b>M.L+L</b>	/ɕu.dzi <sup>ML</sup> /	[ɕu <sup>M</sup> dzi <sup>L</sup> ]	‘藏族’
[M.H]	MH / H#	<b>M.H+L</b>	<b>M.H+L</b>	/ɕæ.tɿ <sup>MH</sup> /	[ɕæ <sup>M</sup> tɿ <sup>H</sup> ]	‘脖子’

表 2 中非常突出的一点：H 调存在与词配合的四种不同方式。对这四种配合方式的标注分别为 H\$, H#, #H 与 MH#。

- (i) “后漂 H 调”：#H 调类拥有一个在词单独发音时不出现的 H 调。例如：#H 调类型词 [gi<sup>M</sup>zu<sup>M</sup>] ‘弟弟’与 M 调类型词 [gu<sup>M</sup>mi<sup>M</sup>] ‘妹妹’在单词发音时有着相同的声调（两个音节都载有 M 调），但如果其后有连系动词存在，则前者的音调类型结果为 [gi<sup>M</sup>zu<sup>M</sup>ŋi<sup>H</sup>] ‘...是弟弟’（声调类型：M.M+H），后者的音调类型结果为 [gu<sup>M</sup>mi<sup>M</sup>ŋi<sup>L</sup>] ‘...是妹妹’（声调类型：M.M+L）。我们对此现象的分析为：[gi<sup>M</sup>zu<sup>M</sup>] ‘弟弟’拥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后漂”的 H 调，它只在与后一个词的首音节能结合时才出现。在于漂浮调结合的过程中，不同性质的虚词有着不同的表现。如：连系动词一律都可以与漂浮调结合，而所有格助词则不可以与漂浮调结合，漂浮调 H 消失。
- (ii) MH#调类为结合调，其中 M 部分一律在词汇词末尾音节上，而 H 部分根据后一个词的语法性质，或者可以移动到那个词上，或者留下在其原来的位置上（即词汇词末尾音节）。它在上文（1）中的句型里有着与#H 调类相同的声调排序，即 M.M+H，但 MH#调类的单词发音为 M.MH，如 [hwɿ<sup>M</sup>li<sup>MH</sup>] ‘猫’。在 MH#调类中的 H 调是一个 MH 结合调的一个部分。换言之，我们的了解是：MH#为一个 M 到 H（中到高）的结合调。它的结合处为词汇词（lexical word）的末尾音节。用非洲语言专家的写法<sup>15</sup>，可以写作 M\*H，此处的“星”号（\*）标示先结合的声调：在声调与音节结合的过程当中，M 调先与末尾音节结合。而 H 调有两种可能：如果后一个词允许的话，H 调就与

后一个词的首音节结合，但如果后一个词不允许这么结合的话，H 调就在跟 M 调同一个音节上出现。

- (iii) H\$调类为“音系短语末尾 H 调” (prosodic-phrase-final H tone)。它在句子 (1) 的调值跟上论的#H 与 MH#调类 (i-ii) 相同，但 H\$调类在单词发音时拥有 H 调。如：[hwɣ<sup>M</sup>mi<sup>H</sup>] ‘母猫’，[hwɣ<sup>M</sup>mi<sup>M</sup>ŋi<sup>H</sup>] ‘...是母猫’。H\$调类的 H 调一律出现在音系短语的末尾音节上。
- (iv) H#调类为“词汇词末尾 H 调”。单词发音与 H\$调类相同，但 H#调类不存在移动或漂浮现象：其 H 调固定在词的末尾音节。如：[kæ<sup>M</sup>tɣ<sup>H</sup>ŋi<sup>H</sup>] ‘...是脖子’ (H#)，这里的 H 调不移动到连系动词上，这不同与 H\$类，如：[kɣ<sup>M</sup>ʂe<sup>M</sup>ŋi<sup>H</sup>] ‘...是跳蚤’<sup>16</sup>。

这种情况下，除了每个调类的组成平调（如：H、M、L、MH）以外，还需要注明平调与音节的结合如何。为了确定一个词属于哪个调类，必须听到这个词在不同语境中的发音。需要深入地掌握这个语言才能理解它的声调。

以下 1.2 节考验“双语能力”年龄段人士对摩梭话声调系统的掌握：他们开始失去上述的一些调类。本文也讨论这样的损失对整个声调系统的影响。

## 1.2. 摩梭话声调系统中濒临消失的特征

### 1.2.1. 不反映在单词调上的调类容易消失

据本文作者的考察，语言能力不完整的人士容易忽略不反映在单词的发音上的调类对立。如：本文第二作者的姓发音为[la<sup>M</sup>t<sup>h</sup>a<sup>M</sup>mi<sup>H</sup>]（汉语译音：“拉他咪”）。上文已有解释：从这样的单独发音上（单词发音）无法确定这个词的调类是“词汇词末尾 H 调”H#（固定在词的末尾音节上的 H 声调）还是“音系短语末尾 H 调”H\$。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个词的声调是前者还是后者，需要参考它在其它语境中的发音。例如复数后加/ɿ/是没有独立的声调的虚词，[la<sup>M</sup>t<sup>h</sup>a<sup>M</sup>mi<sup>H</sup>]加上这个虚词时的结果为[la<sup>M</sup>t<sup>h</sup>a<sup>M</sup>mi<sup>M</sup>ɿ<sup>H</sup>]（意即：“拉他咪家族”）。这一现象明确表示：“拉他咪”这个词中的高调的音系本质为 H\$而不是 H#，因为此处的 H（高调）移动到了音系短语末尾，即复数后加。依据本文所采用的注音方式，“拉他咪”这个词的标准音位写法为/la.t<sup>h</sup>a.mi<sup>H</sup>/，其高调与音节的结合方式如下：

la	t <sup>h</sup> a	H   mi
la	t <sup>h</sup> a	H — mi ɿ

而未得到声调的音节就出现一个 M（中）调，这样就产生了[la<sup>M</sup>t<sup>h</sup>a<sup>M</sup>mi<sup>H</sup>]“拉他咪”、[la<sup>M</sup>t<sup>h</sup>a<sup>M</sup>mi<sup>M</sup>ɿ<sup>H</sup>]“拉他咪家族”这样的不同发音。

而一些双语者摩梭人将“拉他咪家族”发成[la<sup>M</sup>t<sup>h</sup>a<sup>M</sup>mi<sup>H</sup>ɿ<sup>H</sup>]，按照正规摩梭话发音，这应算是一个音误，而这个音误源于该词的单词发音：双语者在汉语影响下难免会将自

己母语中的声调通译为字调，并以字调的配合方式来对待摩梭话的声调：此处，他们将 H\$调类（音系短语末尾 H 调）错误地分析成 H#调类：/la.t<sup>h</sup>a.mi<sup>H#</sup>/（固定在词的末尾音节上的 H 调），因此将 H 调放在词汇词的末尾音节，/mi/。而在他们的发音中，复数后加/ɿ/得到一个 L（低）调是因为摩梭话声调系统中的一个总的规则：同一个音系短语中，在一个高调（H）后面只能出现低调（L）。

总言之：在语言能力不完整人士的音系系统中，“后漂调”与“音系短语末尾调”有最高的濒临消失危险率。从这个角度来讲：濒临消失危险最高的对立为 LM 与 LML 调类的对立，因为这个对立只在很特殊的语境中才出现。例如：/bu.mi<sup>LM</sup>/‘母猪’与 /bu.tɑ<sup>LML</sup>/‘公猪’属于两种不同的调类，但它们在多数语境中还是载有相同的声调，如：单独发音时，其声调排序都为 L.M（即[bu<sup>L</sup> mi<sup>M</sup>], [bu<sup>L</sup> tɑ<sup>M</sup>]），即使后面有连系动词也是相同的声调排序：[bu<sup>L</sup> mi<sup>M</sup> ɿ<sup>L</sup>]‘……是母猪’，[bu<sup>L</sup> tɑ<sup>M</sup> ɿ<sup>L</sup>]‘……是公猪’。

只有在后一个词是无独立声调虚词的情况下，LM 与 LML 调类的对立才能表达自己：这种语境中，LML 调类的最后成分（即 L 声调）移动到虚词上。以所有格助词为例：[bu<sup>L</sup> tɑ<sup>M</sup> bɿ<sup>L</sup>]‘公猪的……’的声调排序不同于[bu<sup>L</sup> mi<sup>M</sup> bɿ<sup>L</sup>]‘母猪的’。前者的[L.M.L]声调排序反映‘公猪’这个词的词汇调类（LML）。后者的[L.M.M]声调排序的前两个调（L.M）来自‘母猪’这个词的词汇调类（LM），而它的第三个调（M）则为虚词在声调缺失的情况下而得到的，换言之，这里的 M 为“填补调”（default tone）。

在 F4（“语言能力完整”的一位摩梭人）的发音中，LML 与 LM 两种调类的对立十分清楚，而更年轻摩梭人（如 F5）的发音中，这两个调类则合并为 LM。

### 1.2.2. 调类的简化对声调系统结构的影响：以复合名词中的声调变化为例

上述调类的简单化，给整个声调系统结构带来巨大变化，因为声调在摩梭话语法中起重要的作用。以复合名词为例：组成复合名词的两个名词共同决定复合名词的声调，但这一组合调其声调不是通过简单的无变调结合方式（也可以称为“串联方式”）而产生的。

表 3 根据 F4 的发音，按照两个组成名词的声调，介绍摩梭话复合名词的声调。每横行分别介绍构成复合名词的第一个名词（起限定作用的名词；英文：determiner）的调类，每竖列介绍第二个组成名词（中心词；英文：head）的调类。

复合名词后加上连系动词时，如果连系动词所载有的声调不是其词汇调（即 L 调），则表中会在“加”号（+）后注明连系动词在该复合名词后所得到的声调。井符号（#）标示复合名词的末尾音节。高点（°）符号标示复合名词的第一个组成部分（起限定作用的名词）的末尾音节。

如果对同一个发音可以有两种不同分析，则第二种分析放在括号，如：‘猪（的）背’发音为[bu<sup>L</sup> gɿ<sup>M</sup> dɿ<sup>M</sup>]，这既可以分析为一个简单的 L 调类所产生的声调排序，又可以分析为一个 LM 调类所产生的声调排序。

表 3a. 永宁摩梭话复合名词的声调。第二个组成名词为单音节词。

调类		LM	M	L	#H	MH#
	加连系动词	L+M	M+L	L+LM	M+H	M+H
LM	L+M	LM			LM+#H	LM+MH#
M	M+L	°L	#H	L#(LM#)	#H	L#(LM#)
L	L+LM	L	#LM(LM#)			
#H	M+H	H#	#H			°L
零调	M.M+L	°L	#H	°L		°L
#H	M.M+H	°H(H#)	°ML			
MH#	M.M+H		MH#			H#
H\$	M.M+H		#H	H\$	#H	°H
LM#	L.L+M	L°M	°LM			
L#	M.L+L	ML				
L+MH#	L.M+H	L+H#	L+MH#	L+H\$		
L+#H	L.M+H		L+#H	L+H#	L+#H	L+H#
L	L.M+L	LML	L	LML		L+MH#
LML	L.M+L	LML				
H#	M.H+L	H°				

表 3b. 永宁摩梭话复合名词的声调。第二个组成名词为双音节词。

调类	M	#H	MH#	H\$	LM#	L#	L+MH#	LML	H#	
	M.M+L	M.M+H	M.M+H	M.M+H	L.L+M	M.L+L	L.M+H	L.M+L	M.H+L	
LM	LM	LM+#H (L+#H)	LM+MH# (L+MH#)	LM+H\$ (L+H\$)	LML				LM+H#	
M	零调	#H	MH#	H\$	#L	°ML	#L		H#	
L	#LM	LM#		#LM	LM#	#LM	LML		#LM	
#H	H#	#H	°H	H\$	°H	H#	°H		H#	
零调	零调	#H	MH#	H\$	°L	°ML	°L		H#	
#H	H#	MH#	M°H			H#	°H			
MH#										
H\$	#H									
LM#	°LM	#H	L°ML	°LM	L°ML	°LM	L°ML		°LM	
L#	ML									
L+MH#	L+H#	L+#H	LMH			L+H#	LMH		L+H#	
L+#H			L+H\$							
L	L		L+MH#		LML	LM°ML	LML			
LML	LML									
H#	H°									

表 3 较复杂，可能会让读者感到，如此丰富的系统肯定很难学习。其实，在日常语言中，表 3 所介绍规则的出现率很高，所以它们不算很难学<sup>17</sup>。但为了掌握好这些规矩，还是需要分清上述的词汇调类（见表 1、2）。如果一个“双语能力”的人受汉语“字调”系统的影响，掌握表 3 中的变调规则反倒比较困难，因为复合名词的声调排序跟其组成名词的单独发音有一定的距离。下文分析一个典型的例子。

M23 为“双语者”摩梭人。他将‘绵羊（的）鼻涕’发作[ju<sup>M</sup> ni<sup>M</sup> gɣ<sup>M</sup>]（每个音节都载有 M 调）。这个复合名词由 L 调类的名词/ju<sup>L</sup>/‘绵羊’与 M 调类的名词/ni.gɣ<sup>M</sup>/‘鼻涕、鼻子’组成，按照标准摩梭话的发音（如：F4 的发音），这个复合名词应有一个 [L.L.LM] 声调排序：[ju<sup>L</sup> ni<sup>L</sup> gɣ<sup>LM</sup>]。（这个复合名词的每个音节都载有一个 L 调，而末尾音节也得到一个 M 调，因为一个音系短语的声调排序不能仅仅由 L 调组成。）M23



却并不采用表 3 中所介绍的变调规矩：他简单地将‘绵羊’与‘鼻涕’两个词的单词发音（英文：pronunciation in isolation/citation form），即[ju<sup>M</sup>]与[ɲi<sup>M</sup> gɣ<sup>M</sup>]，串联在一起，就构成了[ju<sup>M</sup> ɲi<sup>M</sup> gɣ<sup>M</sup>]。

此处，两个名词的单词发音与由这两个名词结合的复合名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单独发音分别为[ju<sup>M</sup>]，[ɲi<sup>M</sup> gɣ<sup>M</sup>]，复合发音则为[ju<sup>L</sup> ɲi<sup>L</sup> gɣ<sup>L</sup>]（标准发音）。“绵羊”这个词在词汇层次上有一个 L 调：/ju<sup>L</sup>/，而这个 L 调虽然在单词发音中都不出现，但按标准摩梭话的声调系统，它影响着整个复合名词的发音。因为这样的变调现象在汉语（西南官话与普通话）中不存在，所以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汉语的摩梭人容易将标准变调现象简单化为简单的声调串联方式。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分析此种语言变化现象，关键点在于摩梭人对这类“错误”发音的看法。任何语言中随时都存在有不同变种，但真正的语言变化则必须该群体接受新的发音。如果偏离的发音收到他人的批评或嘲笑，让“犯错误”的发音人感到惭愧，他则会恢复标准的发音<sup>18</sup>。但在今日永宁，据我们的调查，虽然老一代意识到语言转换情况，但是他们将汉语水平的提高看得比摩梭话水平重要得多。所以他们的态度比较宽容，因此摩梭人在很大程度上忍受像上述的“错误”的发音，也容易接受汉-摩梭混合用的现象。这种情况下，语言的变化会相当快。

## 2. 声母与韵母

永宁摩梭话的音节结构简单：(C)(G)V，此处的 C 为声母，G 为半元音，V 为元音。

### 2.1. 濒临消失的辅音 /l/, /ʎ/, /ɸ/ 与 /ɭ/

表 1 介绍永宁摩梭话的辅音。

	双唇音	齿音	卷舌音	软腭音	小舌音	声门音
爆破音	p <sup>h</sup> p b	t <sup>h</sup> t d	t <sup>h</sup> t ɖ	k <sup>h</sup> k g	q <sup>h</sup> q	
赛擦音		ts <sup>h</sup> ts dz tɕ <sup>h</sup> tɕ dz	tʂ <sup>h</sup> tʂ dʒ			
鼻音	m	n	ɳ	ŋ		
擦音		s z ɕ ʒ	ʂ ʐ		ɣ	h
边音		ɬ l				
接近音			ɭ			

#### 2.1.1. 理论推测

汉语不存在的音位包括 /ɭ ɣ ɬ ɳ b d ɖ g dz dʒ dʒ/。清浊对立在摩梭话中功能负荷量很高，所以，浊爆破音与塞擦音 /b d ɖ g dz dʒ dʒ/ 虽然在汉语中不存在，但在摩梭话中目前并没有濒临消失。而接近音 /ɭ/ 既在汉语中不出现，在摩梭话音位系统中也处于较边缘的位置：/ɭ/ 是摩梭话中独一无二的接近音，并且它的出现率很低，所以它消失的可能性很高。

接近音/ɿ/在摩梭话中有两种作用。

(i) 它可以独立成音节，如：多数后缀的发音为/ɿ/。

(ii) 它可以充当韵母，如：/ɿwæ<sup>H</sup>/‘叫、喊’。

虽然多数后缀/ɿ/在长篇语料中的出现率较高，但/ɿ/这个音节在词汇中的出现率很低。/ɿ/韵母仅可与两类韵母结合，/æ/与/wæ/，构成两种音节：/ɿæ/与/ɿwæ/，不能与其它韵母结合，如：不存在诸如/ɿi/、/ɿu/、/ɿy/、/ɿɣ/、/ɿw/这样的组合。总之，/ɿ/的功能负荷量（functional load）很低，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濒临消失的危险。

### 2.1.2. 调查实证

以上述三类年龄群的发音情况为证：

(i) 语言能力完整的语言能力组（如 F4）的发音中，/ɿ/、/ɿæ/、/ɿwæ/三种音节全部出现。

(ii) M23（年龄：35岁）可以视为有双语能力人士的代表性例子，他的发音中，/ɿ/音节与/lw/已发生混同：复数第一、二、三人称代词不是像 F4 所说的标准/njɣ<sup>M</sup> ɿ<sup>L</sup>/、/nu<sup>M</sup> ɿ<sup>L</sup>/、/tʂ<sup>h</sup>w<sup>M</sup> ɿ<sup>L</sup>/而是/njɣ<sup>M</sup> lw<sup>L</sup>/、/nu<sup>M</sup> lw<sup>L</sup>/、/tʂ<sup>h</sup>w<sup>M</sup> lw<sup>L</sup>/。与 M23 同年龄的 F5 的发音中，/ɿ/与/lɿ/的混乱正在发展，如：她将“方形”/zɿ<sup>M</sup> ɿ<sup>H</sup>/发成/zɿ<sup>M</sup> lɿ<sup>H</sup>/。而声母/ɿ/也跟其它音位合并，如 M23（同本文的第二作者）将‘叫、喊’/ɿwæ<sup>H</sup>/发成/lwæ<sup>H</sup>/。后者（/lwæ/音节）原来在永宁摩梭话中不存在的音节，所以/ɿwæ/ > /lwæ/这种变化不引起词汇层次上的混同。M23 与 F5 将/ɿæ/音节简单化为/ɿ/或/læ/，如本文第二作者将多数词缀/ɿæ/发成/ɿ/，而将双音节词/su.ɿæ<sup>M</sup>/‘桌子’，/t<sup>h</sup>æ.ɿæ<sup>ML</sup>/‘书’与/k<sup>h</sup>wæ.ɿæ<sup>MH</sup>/‘毡子’发成/læ/。这些变化的结果是声母/ɿ/的全部消失。另外一位同年龄的摩梭人，F5（35岁）还是能发声母/ɿ/可是这个声母在词汇中的分布不是很明显的了，一些词的/ɿ/声母已经换成了一个别的声母。如：F5 将‘剑’，/ɿæ.mi<sup>M</sup>/，发成 /jæ.mi<sup>M</sup>/。不常用的词容易被忘记或记不清：剑这个物品早就不在使用，基本上只有在故事或宗教仪式中才会提到‘剑’，所以 F5 不会经常有机会听到更圆熟的发音人的标准音，也大概一般不会自己采用这个词，得到更圆熟的发音人的纠正。在其它的词里面，/ɿ/被/l/所代替，如 F5 将‘平’/ɿæ<sup>LM</sup>/发成 /læ<sup>LM</sup>/。总而言之，在 F5 的发音中，虽然/ɿ/与/l/的对立还存在，可是它正在濒临消失。

(iii) 语言能力残缺的年轻人已损失了上述的音位对立。如：F6 给我们当发音人时是十九岁的高中女生，她将/l/、/ɿ/、/ɿ/、/ɿ/四个音位都简单化为/l/，发音相当于汉语里存在的最接近的类似音。所以对 F6 来说，/li<sup>M</sup>/‘看’与 /li<sup>M</sup>/‘耳朵，月亮’是同音词。/ɿæ/与/ɿæ/音节已简单化为/læ/。

## 2.2. 濒临消失的音节结构：以鼻音为例

永宁摩梭话有以下几个鼻音韵母：/ɿ/、/ɿ̃/、/ã/、/æ̃/、/w̃ɣ/、/ũ/与/ũ̃/。这些鼻音元音与口腔元音有对立，可是这种音节结构在摩梭话中处于相当边缘的位置：前五个只出现在/h/

后面，所以鼻音元音的功能负荷量不是很高。而且这些音节非常不像汉语的词。所以对摩梭话能力不完整的人来说，这些音节的鼻化不容易掌握。双语者的发音中，这些音节零星地发生变化：如 M23 将 /dʒi.hĩ<sup>M</sup>/ ‘衣服’ 发成 /dʒi.ŋĩ<sup>M</sup>/（等于鼻化移到声母），而其它词（如 /hĩ.hĩ<sup>M</sup>/ ‘炒’）保留原来的结构，即 /h/ + 鼻音元音。

### 2.3. 发音及听觉中一个脆弱的音位对立

永宁摩梭话中，[ɲ]与[ɳ]为 /w/ 元音在擦音与塞擦音后的变体，如 /suw<sup>M</sup>/ ‘知道’ 的发音为 [sɲ]，/ʃsuw<sup>M</sup>/ ‘剥（皮）’ 的发音为 [ʃɳ]。音节 /zuw/, /suw/, /dzuw/, /tsuw/, /ts<sup>h</sup>w/ 在音系方面不同于以 /i/ 为元音的另一套音节：/zi/, /si/, /dzi/, /tsi/, /ts<sup>h</sup>i/。但两套音节在语音价值方面很接近，如 /suw/ 与 /si/ 不容易区分出来。例如 /si<sup>M</sup>/ ‘木头’ 的语音价值为 [si<sup>M</sup>]，接近于 /suw<sup>M</sup>/ ‘知道’ 的语音价值：[sɲ<sup>M</sup>]。双语者虽然还可区分这两套，可是对它们在何种词汇上的分布就不是很清楚了。我们曾提问：某一个词的发音是类似 ‘木头’ 那一类的，还是 ‘知道’ 那一类的（意思是：/si/ 还是 /suw/）。除了标准发音人 F4 外，所有发音人有了一些困难：F5 还是可区分两套，而 M23 则基本上将两套发成一样的了，而只有在特别注意时才意识到它们的区别。

这种情况下，语言容易发生变化，如 M23 在经过考虑后告诉我们，‘桌子’ (/suw.ɬæ<sup>M</sup>/) 这个词的头音节属于 ‘木头’（等于 /si/）这种发音，这种考虑所导致结果是：他的发音为 /si.ɬæ<sup>M</sup>/，不同于标准发音 /suw.ɬæ<sup>M</sup>/。我们认为，他有这种的说法的原因是基于民间词源理论（folk etymology）：M23 因基本上不记得元音为是 /i/ 或 /w/，但他考虑到桌子是木头做的，所以就（错误地）分析这个词的头音节为 ‘木头’，/si/。

## 小结

众所周知，语言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所以采集语言工作，意义非常重大。记录今天还存在的口传文化，如谚语、故事、民间传说，以及一些有关传统手工业及农业活动的传统用语，将会对语言学、人类学研究及民族语言的传承等产生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以上有关于 “濒临消失的声调与音位” 的观察将对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起到帮助作用：发现了一个语言的结构中具体有哪些部分有濒临消失的危险，就可以更加留意描写这些较脆弱的语言现象。

### 附录：术语

词汇调：lexical tone。一个词在词汇层次上的调类。

声调排序：tonal string。一个句子或短语的声调。如：[gi<sup>M</sup> zuw<sup>M</sup> ŋi<sup>H</sup>] ‘…是弟弟’ 这段话的声调排序为 M.M.H。

结合调：由两个平调组成的调类，如：LM（由低与中组成），MH（由中与高组成）。

单词发音：citation form, pronunciation in isolation。

音系短语：phonological phrase。

填补调：default tone。

- <sup>①</sup>见郭大烈, 和志武. 纳西族史[M]. 重庆: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94, 第 426-430 页。
- <sup>②</sup>见拉他咪·达石. 摩梭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1960-2005)[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 <sup>③</sup>见 Mathieu C. A History and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Ancient Kingdoms of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 - Naxi and Mosuo[M]. Lewiston, NY: Edwin Mellen Pr., 2003 与该书中的参考书目。
- <sup>④</sup>见 Lidz L. A descriptive grammar of Yongning Na (Mosuo)[D].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to appear.
- <sup>⑤</sup>见 Michaud A. (米可) Phonemic and tonal analysis of Yongning Na[J].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008 (37:2): 159-196 以及 Jacques G. (向柏霖) 与 Michaud A. (米可) Approaching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hree highly eroded Sino-Tibetan languages: Naxi, Na and Laze[J]. 即将于 Diachronica, 2012 (29:1)。另外, 声学方面可以参考 Michaud, A. (米可) 与 Vaissiere, J. Perceptual transcription and acoustic data: the example of /i/ in Yongning Na (Tibeto-Burman) [J]. 中国语音学报, 2009 (2): 10-17。
- <sup>⑥</sup>关于木里县依吉乡的农民到永宁卖货的现象, 见 Wellens K. Consecrating the Premi house: Ritual, community and the state in the borderlands of East Tibet[D]. Faculty of Humanities, Oslo: University of Oslo 博士论文, 2006, 第 85 页。
- <sup>⑦</sup>如: 据第一作者的调查, 木里县水洛乡的摩梭人已有几代人, 除了摩梭语以外还会说史兴语与藏语, 使得水洛乡的摩梭语方言受到很深刻的影响。
- <sup>⑧</sup>关于摩梭语总的语言转用情况, 见 Lidz L, Michaud A. Yongning Na (Mosuo): Language Documentation in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CSTLL 41). London, Sept. 18th-21st, 2008, 2008.
- <sup>⑨</sup>这里的 F 多少、M 多少的标记是资料库中固定的标记, 以便不同论文中的标准标记。
- <sup>⑩</sup>本文第二作者的母语为摩梭话, 他属于汉语(包括西南官话与普通话)水平很高的双语者语言组。
- <sup>11</sup> Yongning Na has tone sandhi “which seems to be at least partly morphologically motivated”: Lidz L., A synopsis of Yongning Na (Mosuo). Handout circulated at the 3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2006 第 4 页。杨振洪也提到这个问题: 见杨振洪, 摩梭语概况, 拉他咪·达石, editor, 摩梭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1960-2005),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28-64。
- <sup>12</sup>表 1、2 按照 Michaud A. (米可) Phonemic and tonal analysis of Yongning Na[J].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2008 (2): 159-196。
- <sup>13</sup>这种写法等同于[bu:](用国内通用的记号: 赵元任设计的), 也等同于[bù](非洲语言专家所通用的国际音标记号)。
- <sup>14</sup>关于普米语, 见 Ding P S. A Typological Study of Tonal Systems of Japanese and Prinmi: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Pitch-accent Languages[J]. Journal of Universal Language, 2006: 1-35 以及 Jacques, G. (向柏霖): Tonal alternations in the Pumi verbal system, 即将于: 语言暨语言学。关于木里水田话(拉热话), 见米可: 木里水田话声调系统研究, 民族语文, 2009 (6), 28-33。
- <sup>15</sup>如: Clements N, Goldsmith J. Autosegmental studies in Bantu Tone[M]. Dordrecht: Foris, 1984: 347。
- <sup>16</sup>从理论的角度来看, 还有一种有可行性的分析, 即: 将 H#分析为与词汇词的头音节结合的 M\*H 调类。这种分析意味着, (ii) 调类与 (iv) 调类相同, 唯一的区别在于 (ii) 是与头音节结合的, 而 (iv) 是与末尾音节结合的。世界上许多语言的音位系统(包括声调与音位)中, 对同一现象可有几种不同的分析。这不是摩梭话独有的特点。见 Chao Yuen-ren. The non-uniqueness of phonemic solutions of phonetic systems[J].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34 (4): 363-397。声调同样的情况, 即对同样的现象的几种分析都有可行性, 在世界上不少语言的声调系统中出现。
- <sup>17</sup>复杂变调现象在这方面有类似于规则形态: 汉藏语系的一些语言, 如 Hayu、Limbu、及嘉绒语均有丰富的形态, 据研究这些语言的专家解释: 因为每一句话都含有形态, 所以形态并不算该语言最难学的部分。关于 Hayu 见 Michailovsky, B.: Hayu.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518-532. G. Thurgood and R. LaPolla. (Routledge, London & New York 2003), 关于尼泊尔东部汉藏语系语言的动词形态见

---

Michailovsky B. Notes on the Kiranti Verb (East Nepal)[J].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975 (2): 183-218, 关于嘉绒语的形态见向柏霖: 嘉绒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 北京 2008)第 196-305 页。

<sup>18</sup> 关于这个重要的现象, 见 Martinet A. *Economie des changements phonétiques*[M]. Bern, Switzerland: A. Francke AG Verlag, 1955, 第 203 页。